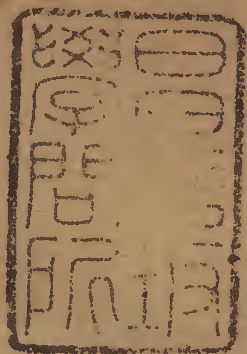


遼史拾遺 廿一之四



二	四	八	二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類

二	二	漢
八	一	書
冊	函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63
冊數	12 (	10)
函號	281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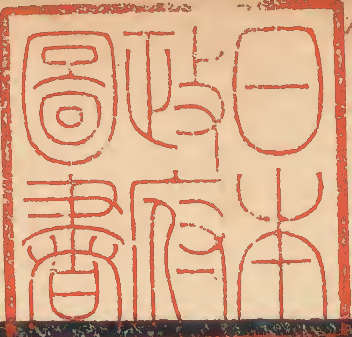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遼史拾遺卷二十一

淺草文庫

錢塘厲 鶚太鴻撰

列傳第三十三文學上

李澣

資治通鑑曰長興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之亂河南  
巡官李澣江文蔚等勒歸田里澣回之族曾孫也李  
唐武宗朝宰相○五代史補曰李澣有逸才每作文則筆不  
停輟而性嗜酒楊凝式嘗受詔撰錢鏐碑自以作不  
逮澣於是多市美酒召澣飲俟其酣且使代筆經宿  
而成凡一萬五千字莫不詞理典贍凝式歎伏久之

少主之入蕃也宰相馮道等至鎮州戎主皆放還澣  
時爲翰林院學士北主以其才特畱之竟卒於蕃中  
其後人有得其文集者號曰丁年集蓋取蘇武丁年  
奉使之意○又曰李濤爲人不拘禮法弟澣娶禮部  
尚書竇寧固之女年甲稍高成婚之夕竇氏出參濤  
輒望塵下拜澣驚曰大哥風狂耶新婦參阿伯豈有  
答禮儀濤應曰我不風只將謂是親家母澣且慙且  
怒旣坐竇氏復拜濤又叉手當曾作歇後語曰慙無  
竇建繆作梁山喏喏聞者莫不絕倒○陳繼儒古  
今詩話曰李澣及第於和凝榜下後與座主同任學

士會凝作相澣爲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  
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去因畱一詩於榻上云座  
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  
可作西齋潤筆不人皆笑其疏縱

列傳第三十四文學下

王鼎

高麗史曰崔思諷宣宗朝拜殿中少監知尚書戶部  
事出爲西京副畱守駕幸西京時遼使王鼎來思諷  
爲館伴聞鼎每夜獨坐爲文以計取其書奏之乃諫  
疏也其疏極言遼太平日久不修武備又言大宋伐

南夏事

王正補

王正燕山雲居寺碑曰雲居寺東一里有高峯峯之上十餘步有九室室之內有經四百二十萬言本自靜琬始厥謀歷道暹諸公成其事佛宇經廚僧坊鍾閣材唯杞梓砌則琳琅古檜星羅流水環繞口隄相望門闢洞開風俗以四月八日共慶佛生凡水之濱山之口不遠百里預饋供糧號爲義食先是庚午年寺主謙諷和尚爲門徒時僕自皇后臺被褐來遊論難數宵以道相得自茲一別僕以職倅於瀛掌記於

武定廉察於奉聖陟在憲臺遷在諫署佐茲邦計迨今十五年復會於茲寺和尚建庫堂一座五間六架廚房一座五間五架轉輪佛殿一座五間六架煥廳一座五間五架又化助前燕王侍中蘭陵公建講堂一座五間七架又化助公主建碑樓一座五間六架并諸腰座次建飯廊一十三間四架次又建東庫四間五架次建梵網經廊房八間四架次蓋後門屋一座餘有捨短從長加朱施粉周而復始不可殫論乙丑歲天順皇帝御宇之十五載丞相秦王統燕之四年泰階平格澤明八風草偃四海鏡清和尚慶此得

時懇求作記僕以謙諷等同德經營協力倡和結一  
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春不妨耕秋不廢穫立其  
信導其教無貧富後先無貴賤老少施有定例納有  
常期貯於庫司補茲寺缺寺不壞於平地經不墜於  
東峯稽首靈巖載銘貞石鹽鐵判官朝議郎行右補  
闕賜緋魚袋王正述前鄉貢進士鄭熙書

李仲宣補

盤山志曰李仲宣知薊州軍事判官文林郎試祕書  
省校書郎祐唐寺勅建講堂碑記曰夫幽燕之分列  
郡有四薊門爲上地方千里籍冠百城紅稻青稈實

魚鹽之沃壤襟河控嶽當旗鼓之奧區於古堞之外  
西北一舍有盤山者乃箕尾之巨鎮也深維地軸高  
闢天門煥碧凝霄寒青壓海珠樓璇室仰窅窳於崑  
丘寶洞瓊臺耀磅礴於恆嶽崆峒左倚太行右連懷  
珠之水派其陽削玉之峯峭其後嶺上時興於瑞霧  
谷中虛老於喬松奇樹珍禽異花靈草絕頂有龍池  
焉向旱歲而能興雷雨巖下有潮井焉依旦暮而不  
虧盈縮於名山之內最處其佳此境舊有五寺祐唐  
者乃備其一自昔相傳有尊者挈杖遠至求植足之  
所僧室東北隅巖下有澄泉恍惚之間見千僧洗鉢

瞬息而泯因茲構精舍晏坐矣厥後於谿谷澗石之  
面刻千佛之像而以顯其殊勝也雖雨漬苔斑睠儀  
相而猶在陽舒陰慘流善譽而不墮向此藍垣之北  
長松之下有大石焉重萬餘鈞或遇敬信者微觸而  
動迄今遊閱之士冠蓋相望四序不絕於阡陌也當  
昔全盛之時砌疊龍蟠檐排鳳翅晨鍾暮磬上聞兜  
率禪宗律學宛是祇園駢闐可類於清涼赫奕遙同  
於白馬乃法侶輻輳之鄉也爰自大兵之後竝已燼  
滅由謂物不可以久廢故享利於德人德人者卽寺  
主大德乃當寺之景派也厥本惟裔其神不測苦隨

念盡樂與人同化六趣之茫然歸十方之安隱年臘  
未晚行業彌高旣多有績之聞宜示無窮之績寺主  
大德俗姓琅邪氏釋諱希悟鎮陽夏博人也爰自聚  
沙之歲禮當寺寺主在楚禪師授法焉勦除五蓋慕  
別四生舍慾棹而誓汎慈舟棄毒藥而願食甘果年  
二十詣長興寺具尸羅由啟宏願延僧一十萬次第  
竟矣於是謂其友曰聞二儀舒慘四序推遷人生幾  
何歲不我與覽斯基陟孰忍淒涼野鹿羣麋晝夜而  
草眠香徑壞碑毀塔高低而蔓挂藤蘿玉毫消盡於  
華鬘金磬罷聞於齋懺上漏下溼日就月將徐興再

造之心爰起從新之務於是手披榛棘力用經營移怪石而截斷雲根伐灌木而摧折煙色應歷十二年化求財費蓋佛殿一座爨檀娟妙丹矐鮮新塑佛中央圖像四壁保寧四年又建廚庫僧堂二座俾爨饑之有所作也賓旅之有所歸也乾亨二年加授紫衣載議門迎廣陌地處幽涼虞生肇之徒見臨顧講讚之所交闕乃於僧室之陰疊磷磷之石瀹瑟瑟之泉高廣數尋駢羅萬樹薙除沙礫俯就基坳而又請邑人釀緡聚賂四遠之樂施者如鱗介之歸巨海也既乃市木雲嶠采石煙巖窮斤斧之功極磨礱之妙初

心才啟大廈攸成式導昏衢彌光世德其堂也保寧十年勅建帶雲川之渺渺總遠岫之峩峩東觀種玉之田西挾築金之闕蘭楹鏤彩桂柱凝丹月入秋窗風含夏戶檐外之杉松郁鬱檻前之煙水潄浚所貴安苾芻僧置狻猊座高談玉偈然慧炬而絕煩惱薪妙演金文揮智刃而剖無明殼長依佛住永壓山門對延靈岫之峯闡說瑜伽之旨此皆邑人等心猶慕善志乃忘筌知浮生石火以難停覺幻質風煙而易滅各抽淨施共構良因卽寺主希悟大德激勸之所致也緣惠之所被也厥外并有甘泉地多腴壤閒栽

珍果棊布蔬畦清風起兮綠榦香細雨霽兮紅葵茂  
載諒鴻基必葺白足咸來其供給之費恆不闕於祇  
瞻者大德寺主力辦也蓋惟寺主大德道洽空有識  
洞幽冥全資化導於多方以至圓成於能事所冀皇  
朝永安神業矣相國長調鼎鼐矣京尹之仁無秕稗  
矣郡牧之信及竹童矣一切含靈同霑利樂一切惑  
溺竝向真如爰述懿徽俾雕翠琰其邑人姓氏具列  
碑陰仲宣靡職之歲華構方成命修辭以序之序之  
伊何卽爲銘而記之銘曰峭壯靈峯勗興華宇式開  
講肆用陳法侶物置人多利圓三寶庶幾乎作善之

祥傳名曠古統和五年歲次丁亥四月八日

南抃補

盤山志曰南抃冀州人官少府少監知祕書少監上  
方感化寺碑記曰噫西聖人教旣一唱而東也應而  
和者其徒半天下是以城閭邑聚塔廟日興後數百  
年競相高以奢麗有大苾芻衆樂諸阿蘭若巖居野  
處如鷲峯鹿苑者比比而是方之城邑則又過焉漁  
陽古郡之西北叢岫迤邐其勢雄氣秀曰田盤山岡  
巒倚疊富有名寺而感化者舊號元宮物無常名事  
窮則變會幽州主帥清河張公奏請之故因以是額



易其前號獨亢爽清勝確乎不移旣肘腋乎絕巘又襟袖於列刹故自往昔目爲上方非諸信舍財而附益高流擇地以來集則何以增崇垂遠至於是哉魏太和十九年無終縣民田氏茲焉營辦唐太和咸通間道宗常實二大師前季後昆繼踵而至故碑遺像文迹具存爾後人多住持處亦成就布金之地廣在山麓法堂佛宇敞乎下禪竇經龕出乎上松杪雲際高低相望居然縑屬殆至三百自師資傳衣而後無城郭乞食之勞以其勗始以來占籍斯廣野有良田百餘頃園有甘栗萬餘株清泉茂林半在疆域斯爲

計久之業又當形勝之境宜乎與法常住如山不騫是使居之則安不爲爭者所奪柰何太康初鄰者侵競割據巖壑鬪諍堅固適在此時徒積訟源久不能決先於薊之屬縣三河北鄉自乾亨前有莊一所闢土三十頃間藝麥千畝皆原隰沃壤可謂上腴營佃距今卽有年禩利資日用衆實賴之大安中燕地遺括天荒使者馳至按視厥土以豪民所首謂執契不明遂圍以官封曠爲牧地吞我林麓旣如彼廢我田壤又若此使庖舍缺薪蒸之供齋堂乏餅餌之給可歎香火而至於寺僧法雲暨法道次言及衆曰先

世有所遺籍吾儕不能嗣守亦空門之不肖者也安  
忍坐受其弊拱默而已相與詣闕陳訴歷官辨論一  
旦得直其誣兩者復爲所有尋奉上命就委長吏辨  
封立表取舊爲定自是樵爨耕穫之利隨用而足以  
小大協力始終一心而令釋氏家肥不減疇昔赫矣  
能事於前有光雖汶陽歸己侵之疆興平還旣奪之  
地不是過也乾統六年冬老比丘崇簡與前薊州管  
內都綱提點寺事沙門士賢元悟上座僧士侃都知  
僧圓淨等以始末紀石爲請會余有故不果頃又走  
書來速文勤至再三豈可無述夫藏用於形迹者莫

妙於理智顯用於事爲者莫大乎勢力佛之道理與  
智也宏之在人勢與力也若茲寺者像設攸在法相  
所寄智與形會理隨事集向內不資徒侶之力外不  
託王臣之勢則有所廢矣孰能興之今豪奪者止誣  
取者與使禪枝律裔保有其業良以此也後之補處  
是者其念之乎乾統七年春正月元日

耶律某

補

詩話總龜曰北虜多有文籍亦以文雅相尚王矩爲  
工部郎中本燕人爲虜將耶律某忘其名掌書記嘗  
從其出入耶律兄及兄之子太平興國中戰沒於大

通史拾遺 卷二十一  
郡後耶律經舊戰處覽其遺迹作詩矩記其兩句云  
父子盡從蛇陣沒弟兄空望鴈門悲

馬堯俊 補

文昌雜錄曰元豐三年高麗國王王徽以疾表乞太  
醫朝廷遣閤門通事舍人王舜封押至彼國舜封上  
言十二月一日徽生辰北遼遣起居郎知制誥馬堯  
俊充使畱仙賓館堯俊獻徽詩曰始從鈎裂海中天  
世世英雄稟自然掌上寶符鈐造化胷中神劍畫山  
川太宗莫取龍州道煬帝難乘鴨綠船真是金輪長  
理國豈論八萬四千年徽以錦綉八百匹爲謝云

無名使臣 補

能改齋漫錄曰崇寧三年大遼賀生辰使至賜宴且  
賜柑有謝表云聘禮適陳祝帝齡於紫闕恩華固異  
錫仙實於公郵方厥包來貢之期捧茲德惟馨之賜  
天香滿袖染淮水之清霜雲液盈盤挹洞庭之餘潤  
梓里豈遑於遺母楓朝切願於獻君感德滋深諭言  
罔旣

列傳第三十六卓行

唐中和 補

嘉祐雜志曰予奉使返遼賀正使於雄州介曰唐中

和自作借職割俸錢與弟請至今四十年士大夫恐罕能如此

鶚案遼史載卓行三人皆止足恬退之流如中和者篤念天顯爲人所難何異李充繆彤乎應從後漢書獨行傳之例入卓行傳

張潛補

武清縣志曰遼張潛邑人精於易不樂仕進安貧樂道鄉里稱其賢有餽以瓜田者辭不受卒於家

列傳第三十七列女

邢簡妻陳氏

大同府志曰一經樓在應州城內遼郎中邢簡妻陳夫人教子讀書處

韓慶民妻補

金史曰韓慶民妻者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姓氏慶民事遼爲宜州節度使天會中攻破宜州慶民不屈而死以其妻配將士其妻誓死不從遂自殺世宗讀太宗實錄見慶民夫婦事歎曰如此節操可謂難矣鶚案天祚亡殉國者寥寥故遼史無忠義傳慶民亦忠義中一人史何以不爲立傳其妻不屈於金而死宜改入遼史列女傳

列傳第三十八方技

王白

釋文瑩續湘山野錄曰太祖收晉水侵河東之年晉危使僞命殿直程再榮間道入契丹求救兵至西樓叩於契丹宣徽使王白曰南朝今收敝國危蹙不保乞師以救白深於術數謂再榮曰晉必無患南兵五月十七日當回晉次日必大濟再榮因問他日安危之數白曰後十年晉破破卽埽地矣非唯晉破而契丹亦衰然扶困卻犯中原飲馬黃河而返子但記之是時王師果不克晉迨後十年當太平興國四年方

平晉壘又白嘗謂契丹扶困再犯之事者卽太宗征漁陽旋兵雍熙丙戌歲會曹武惠彬伐燕不利是年冬虜報役王師失勢於河間虜乘勝抵黃河而退皆如白言白年八十卒

劉鑾補

郝經陵川文集四賢祠碑略曰辛亥之秋過督亢至易水投文酌酒弔太子丹聞水泐有祠國工劉鑾所塑技極精巧不知爲何神遂往觀之四像皆南面列坐一王者拱其側衣冠極古殆皆周制問諸守祠丈人言祠故有榜曰四賢不知爲何代之賢契丹時有

題曰樂將軍者亦不知孰爲樂將軍也某乃大悟其  
列坐曰郭隗樂毅劇辛鄒衍拱而侍其側者燕昭王  
也○山西通志曰劉鑿寺在大同府城外鑿遼人能  
塑諸佛像因以名寺乃其家佛堂也○析津日記曰  
京師像設之奇古者曰劉鑿塑說者疑鑿與元音相  
近而誤考郝伯常陵川集燕有四賢祠其像塑自劉  
鑿則鑿別是一人著名於正奉之先者也元史方技  
傳劉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

蕭融補

繪事備考曰蕭融遼之貴族官至南院樞密使好讀

書親翰墨尤善丹青慕唐裴寬邊鸞之迹凡奉使入  
宋者必命購求有名迹不惜重價裝潢旣就而後攜  
歸本國臨摹咸有法則興宗清寧中以義宗千角鹿  
圖賜焉

陳升補

圖繪寶鑑補遺曰陳升聖宗翰林待詔嘗奉詔寫南  
征得勝圖

常思言補

圖畫見聞誌曰余熙寧辛亥冬被命接勞北使爲輔  
行日與其副燕人馬禪邢希古結駟竝馳希古恭順

詳敏有儒者之風從容語及圖畫且云燕京有一布衣常其姓思言其名善畫山水林木求之者甚衆然必在渠樂與卽爲之旣不可以利誘復不可以勢動此其所以難得也

吳九州補

鄧椿畫繼曰吳九州燕人善畫鹿窮盡蕃鹿之態牛鹿馬鹿養茸退角老嫗之別無不曲盡其似

樂先生補

洪邁夷堅志曰契丹季年常勝軍校龐太保妻耶律氏詣燕山樂先生卜肆問命卦成樂驚曰平生所閱

人無如夫人之貴非后妃不足以當之今服飾若此何也耶律笑曰吾夫一營卒耳近以微功方遷隊首猶未免飢寒安望王侯樂曰夫人不大貴吾當焚五行之書旣而金人滅契丹首領兀朮至燕見耶律氏美納之而殺其夫後封越國王妃妃方頤修額明眸華髮權略過男子兀朮敬畏之先公在燕時熟識其狀予奉使日接伴使曰工部侍郎龐顯忠蓋耶律在龐氏時所生也

劉操附

都印三餘贅筆曰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自東華

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  
巖巖授遼進士劉操○薛大訓神仙通鑑曰劉元英  
字宗成號海蟾子初名操字昭遠後得道改稱焉燕  
地廣陵人也一云大遼人以明經擢第仕燕主劉守光爲  
相素喜性命之說欽崇黃老之教一日忽有道人來  
謁海蟾乃邀坐堂上待以賓禮問其氏族名字俱不  
對但自稱正陽子海蟾順風請益道人爲演清淨無  
爲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旣竟乃索雞卵十枚金錢十  
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於錢若浮圖之狀海蟾  
驚異之歎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祿之場履憂患之

地其危有甚於此者復盡以其錢擘破爲二擲之而  
去海蟾因此大悟翌早解印辭朝易服從道有詩云  
拋離火宅三千指屏去門兵十萬家紀當時之實也  
後遇呂洞賓得金丹之祕旨自此往來終南太華間  
復結張無夢种放訪陳希夷先生爲方外友亦間作  
詩有詩集行於世其詠修鍊別有還金篇行於世

法均

附

釋明河補續高僧傳曰法均族里失詳蘭苗幽潛珠  
英祕潤人莫之知唯京西紫金寺非辱律師異之收  
爲童子究律學謹持犯得性自然非矯揉也雖行在



毗尼而志尚禪悅尋師求指決者十餘年封被危坐切甚頭然似有發明者清寧中被徵較定諸家章鈔或有豔之謀爲代者師力求退與息貪競時議多之道聲遐震授紫方袍師號久之歸隱馬鞍山遠近挹其清風咸雍間上以金臺僧務煩劇須才德竝茂者錄其事僉以非師不可命亟下雖欲退辭不得也當是時戒壇肇闢來集如雲師爲大和尚儼臨萬衆雖遐荒絕域冒險輕生自萬里而來冀一瞻慈範一領音教如獲至寶而還似有神物告語而然者遼主渴思一見上待以師禮后妃以下皆展接足之敬特旨

授榮祿大夫守司空并傳戒大師之號寵以詩章有行高峯頂松千尺戒淨天心月一輪之句其見重如此太康元年三月四日怡然別衆而逝世壽五十五僧臘三十九訃聞遼主悼歎命太常卿楊溫嶠董後事茶毗收靈骨塔於方丈之右繼其道者曰裕窺守德嚴戒有師之風遼主嘉之仍襲傳戒大師賜崇祿大夫檢校太尉提點天慶寺并賜御製菩提心戒本命開戒壇說戒一如師在日年七十而化

鶚案道宗紀咸雍七年十二月戊午加圓釋法鈞二僧竝守司空名已見遼史矣均史作鈞

常在

附

續文獻通考曰釋常在遼重熙間在寶坻縣城南隅渠水之陰建彌陀佛舍結廬其旁持經侍佛棲心入道澹然而居其中後趺坐而化茶毗之日火身不灰僧徒以其身立於佛側已而髮再生焉踰月則削之後有女子以手捫其頂髮遂不生

非覺

附

盤山志曰遼非覺大師塔太康三年癸亥七月十七日建其文曰師諱非覺俗姓劉氏析津良鄉人有大名聞車駕幸燕重師道德詔入內說法特賜紫衣并

賜號儀範大師春秋七十二僧臘四十七示化大吳

天寺歸葬甘泉普濟寺

等偉

附

盤山志曰遼嚴慧大師名等偉俗姓李氏析津龐村人太康元年剃落禮儀範大師爲師從師住慧濟寺受戒宣充三學殿主賜號嚴慧後示疾而終茶毗舌根不燼如青蓮色

列傳第四十姦臣上

耶律乙辛

文獻通考曰洪基能守成柔惠愛民安靜不撓然嬖

幸其臣耶律英弼即乙辛累封魏王北人諺云寧違敕旨無違魏王白帖子

列傳第四十三逆臣中

蕭翰

契丹國志曰蕭翰從太宗南入大梁以汴州爲宣武軍翰爲節度使滋德宮有宮人五十餘人翰欲取之宦者張環不與翰破鎖奪宮人執環灼鐵燒之腹爛而死○五代會要曰唐明宗第五子從益許王開運三年契丹犯京師爲首將蕭翰僞立爲帝知南朝軍國事漢高祖入洛遇害○五代史曰德光北歸畱蕭

翰守汴州漢高祖起太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徽陵域中以避使者使者追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羣臣拜殿下羣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爲翰所迫此豈福邪禍行至矣乃以王松趙上交爲左右丞相李式翟光鄴爲樞密使燕將劉祚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畱契丹兵千人屬祚而去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行德等爲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

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嘗召行周而不  
至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  
母子何罪何不畱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灑明  
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

鶚案從益翰傳作從敏誤

遼史拾遺卷二十一

遼史拾遺卷二十二

錢塘厲 鶚太鴻撰

二國外紀第四十五

高麗

資治通鑑曰唐滅高麗天祐初高麗石窟寺眇僧躬  
父聚衆據開州稱王號大封國性殘忍海軍統帥王  
建殺之自立復稱高麗王以開州爲東京平壤爲西  
京建儉約寬厚國人安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  
經曰王氏之先蓋高麗大族也當高氏政衰國人以  
建賢遂共立爲君長後唐長興三年遂自稱權知國

遼史拾遺 卷二十二  
事請命於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王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漢乾祐末武卒子昭立至皇朝建隆二年昭遣使來朝賜以功臣之號仍加食邑開寶九年昭卒子佃立遣使請命封高麗國王太平興國七年佃卒弟治上章乞襲封從之淳化六年契丹攻之治畏懦無守臣事北虜遂闕朝貢治卒弟誦立祥符七年誦卒弟詢權知國事大破契丹天聖中屢與女真偕來貢方物詢卒子隆立優柔不斷政荒力屈憚於北虜遂復臣事之貢使又絕隆卒私諡曰正子德王欽欽子穆王亨皆朝貢不通朝廷

亦罷遣使亨子徽熙寧四年以權知國事復條貢方物元豐三年四年遣使來朝六年徽卒立凡三十八年諡曰文世子勳立百日卒弟國原公運立元祐四年卒諡曰宣子堯立未閱歲以病廢國人乃請其叔熙攝政未幾而堯卒諡曰懷熙乃襲位避契丹嫌名改熙曰顒崇寧二年顒卒子俟立○石林燕語曰高麗自三國以來見於史者句驪其國號高其姓也隋去句字故自唐以來止稱高麗五代史記後唐同光元年韓申來其王尚姓高則自三國至五代止傳一姓長興中始稱權知國事王建王氏代高當在同光

通史拾遺 卷二十二  
長興之間而史失其傳元豐初王徽遣使金梯入貢  
建之七世孫也其表章稱知國王事蓋習用其舊而  
年稱甲子以其受契丹正朔故也○續資治通鑑長  
編曰高麗國王誦卒其弟詢權領國事嘗築六城於  
境上曰興化曰鐵州曰通州曰龍州曰龜州曰郭州  
契丹以爲貳於己遣使求六城詢不許契丹遂舉兵  
奄至城下焚蕩宮室剽劫居人詢徙居弁羅州以避  
之兵退乃遣使請和○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曰崧山  
廟在王府之北出北昌門行五里許山路崎嶇喬松  
森蔭俯視城中如指諸掌其神本曰高山國人相傳

祥符中契丹侵逼王城神乃夜化松數萬作人語虜  
疑有援卽引去後封其山爲崧以祠奉其神也○石  
林詩話曰高麗自太宗後久不入貢至元豐初始遣  
使來朝神宗以張誠一館伴令問其復朝之意云其  
國與契丹爲鄰每因契丹誅求藉不能堪國主王徽  
常誦華嚴經祈生中國一夕忽夢至京師備見城邑  
宮闕之盛覺而慕之乃爲詩以紀曰惡業因緣近契  
丹一年朝貢幾多般移身忽到中華地可惜中宵漏  
滴殘○孫公談圃曰契丹有一佛寺甚壯麗使者至  
必焚香寺有大佛銀鑄金鍍豐稷奉使見其供具器

皿皆神宗賜高麗之物蓋高麗制於契丹每遇契丹使至其國所居殿上鴟尾皆暫徹去○文獻通考曰高麗自王徽以降雖通使於我然受契丹封冊奉其正朔上朝廷及他文書蓋有稱甲子者歲貢契丹至於六而誅求不已常云高麗乃我奴耳南朝何以厚待之遼使至其國尤倨暴館伴及公卿小失意輒行摔箠聞我使至必假他事來覘分取賜物嘗詰其西向修貢事麗人表謝其略曰中國三甲子方得一朝大邦一周天每修六貢契丹悟乃得免○孫穆雞林類事曰高麗王建自後唐長興中始代高氏爲君長

傳位不欲與其孫乃及於弟生女不與國臣爲姻令兄弟自妻之言王姬之貴不當下嫁也國人姻嫁無聘財令人通說或男女相欲爲夫婦則爲之夏日羣沐於溪流男女無別父母病閉於室中穴孔與藥餌死不送○又曰國城三面負山北最高峻有溪曲折貫城中西南當下流故地稍平街城周二十餘里雖雜沙礫築之勢亦堅壯○又曰各官月下朝參文班百七十二員六拜舞蹈而退國王躬身還禮稟事膝行而前得旨復行而退國人卑者見尊者亦如之其軍民見國官甚恭尋常則胡跪而坐官民子拜父父

亦答以半禮夷俗不盜少爭訟國法至嚴追呼惟寸  
紙不至則罰凡人詣官府少亦資米數斗民貧甚憚  
之有犯不去中衣但褌袍帶杖笞頗輕束荆使自擇  
以牌記其杖數最苦執縛交臂反接量罪爲之自一  
至九又視輕重制其時刻而釋之惟死罪可久甚者  
髀肉相摩腦皮折裂凡大罪亦刑部拘役也周歲待  
決終不逃其法惡逆及罵父母斬餘止杖亦不甚楚  
赦宥或配送青嶼黑水永不得還五穀皆有之梁最  
大無秫糯以秬米爲酒少絲蠶每一羅直銀十兩故

國中多衣麻苧地瘠惟生人參松子龍須席藤席視  
日早晚爲市皆婦人挈以柳箱一小升以六合爲一  
刀以升爲刀以稗米定物價而貿易之他皆視此爲高下  
若數多則以銀瓶每重一斤工人製用銀十二兩半  
入銅二兩半作一斤以銅當工之直癸未年倣本朝  
鑄錢交易以海東重寶三韓通寶爲記○王雲雞林  
志曰龜山有佛龕林木盛遂傳云羅漢三藏行化至  
此滌齒楊枝插地生此木淨水所著今爲清泉國人  
以佛法始興之地極所崇奉○又曰高麗僧住寺修  
行者或犯戒律配白黑二山輕亦斥遣籍其子孫仍



鬕受差役○又曰高麗善染采紅紫九妙紫草大梗  
如牡丹擣汁染帛○又曰高麗黃漆生島上六月刺  
取藩色若金日暴則乾本出百濟今漆人號新羅漆  
○又曰高麗王於國中出債收有陳道曾入其國爲  
商云今以官奴求息俾之日納磨絲貌好者倍其收  
若得子則沒入爲奴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曰在  
家和尚不服袈裟不持戒律白紵窄衣束腰阜帶徒  
跣以行間有穿履者自爲居室取婦鞠子其於公上  
負戴器用埽除道路開治溝洫修築城室悉以從事  
邊陲有警則團結而出雖不閑於馳逐然頗勇壯其

趨軍旅之事則人自裹糧故國用不費而能戰也中  
間契丹爲麗人所敗正賴此輩○朝鮮志曰朴淵在  
天磨聖居兩山之間狀若石甕窺之正黑有盤石涌  
出中心曰島巖水赴絕壁怒瀑下垂可十餘丈宛如  
白虹諺傳昔有朴進士者吹笛淵上龍女感之引以  
爲夫故名朴淵上有祠旱禱輒應高麗文宗嘗遊此  
登島巖上忽風雨暴作文宗驚怖時李靈幹作書數  
龍之罪投於淵龍卽出其脊乃杖之淵水爲之盡赤

西夏

隆平集曰夏國趙保吉姓拓拔其遠祖仁福者思恭

遼史抄遺 卷二十二 六  
之族也唐僖宗始以思恭爲夏州節度使賜國姓思  
恭族亂仁福繼之故亦稱李氏仁福死子彝超彝興  
相繼爲定難軍節度使彝超而上五代史有傳彝興  
死子光叡繼光叡死子繼筠襲繼筠死弟繼捧襲位  
其從父綏州刺史克文言繼捧不當襲請遣使與偕  
至夏州諭令入覲繼捧乃舉族歸朝其弟繼遷在銀  
州太宗賜以國姓俾隸屬籍又賜繼捧名曰保忠繼  
遷名曰保吉爲夏州節度使歸鎮○續資治通鑑長  
編曰李繼遷之陷西涼也都首領潘羅支僞降繼遷  
受之不疑未幾羅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龍族合擊

之繼遷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至靈州界三十里死  
其子阿移嗣位○又曰夏王德明凡娶三姓米母氏  
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藏屈曠氏生成鬼元昊小  
名崖埋羌語謂惜爲崖富貴爲埋性兇鷲猜忍圓面  
高準長五尺餘少時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從  
衛步卒張青蓋出乘馬以二旗引百餘騎自幼曉浮  
屠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書常攜野戰歌太一  
金鑑○太平治迹統類曰元昊以兵法部勒諸羌始  
衣白窄衫氈冠紅裹頂冠後垂紅結綬自號鬼名吾  
祖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其僞官分文武或鞞笏幘

頭或冠金帖縷冠緋衣金塗銀黑束帶佩蹠躡穿鞞  
或金帖紙冠間起雲銀帖紙冠餘皆禿髮耳重環紫  
旋襴六垂束帶佩解結錐短刀矢弓韉乘鯢皮鞍打  
跨鈹拂民庶衣青綠用此以別貴賤自制蕃書十二  
卷字畫繁冗曲屈類符篆教國人紀事悉用蕃書○  
夏文彥圖繪寶鑑曰夏國英宗元昊通蕃漢文字善  
繪畫○儒林公議曰夏國元昊取契丹女偽號興平  
公主乃宗眞之姊也元昊待之甚薄因媿被病元昊  
亦不往視之以至於歿宗眞忿恨然亦無如之何但  
遣使慰問之而已朝廷不知其故以爲元昊畏耶律

之彊諷宗眞使促元昊歸款失之甚矣○又曰富弼  
使契丹報聘再立盟約時呂夷簡方在相位命弼諷  
契丹諭元昊使納款宗眞是其言謂可指麾立定遂  
遣使詣元昊諭以朝廷之意元昊但依隨而已及楊  
守素至延州道元昊語曰朝廷果欲議和當下諭本  
國何煩轉求契丹契丹界夾山部落呆家等族離叛  
多附元昊契丹以詞責問元昊辭不報自稱西朝謂  
契丹爲北邊又言請戢所管部落所貴不失兩朝歡  
好宗眞旣以彊盛誇於中國深恥之乃舉衆西伐聚  
兵於雲州西約五百里夾山之側國內擾動糧餽相

繼先是契丹預峙芻茭以備冬計元昊密令人焚之殆盡且多餓死及與戰遂敗懼朝廷知之乃出榜幽州稱元昊歸款以自誇大其略云元昊曩自先朝求爲鉅援據一方之裂壤迨二世以襲封又云梟音易變犬態多端忘牢豢之深恩肆狂悖之兇性擅誘邊俗巧謀歡鄰罪旣貫盈理當難赦是用躬驅銳旅往覆危巢方邇賊庭乞修覲禮云云然燕人皆知其妄我之謀者又見輿尸重傷者相繼自西而至其敗益明然深自蔽藏懼爲朝廷所知○夢溪筆談曰景祐中党項首領趙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朝廷遣郎官

楊告入蕃弔祭告至其國中元昊遷延遙立屢促之然後至前受詔及拜起顧其左右曰先王大錯有國如此而乃臣屬於人旣而饗告於廳其東屋後若干百人鍛聲告陰知其有異志還朝祕不敢言未幾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創造蕃書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蕃書胡禮自稱大夏朝廷興師問罪彌歲虜之戰士益少而舊臣宿將如剛浪峻遇野利輩多以事誅元昊力孤復奉表稱蕃朝廷因赦之許其自新元昊乃更稱兀卒曩霄慶歷中契丹舉兵討元昊元昊與

之戰屢勝而契丹至者日益加衆元昊望之大駭曰  
何如此之衆也乃使人行成退數十里以避之契丹  
不許引兵壓西師陣元昊又爲之退舍如是者三凡  
退百餘里每退必盡焚其草萊契丹之馬無所食因  
其退乃許平元昊遷延數日以老北師契丹馬益病  
亟引軍攻之大敗契丹於金肅城獲其僞乘輿器服  
子壻近臣數十人而還先是元昊後房生一子曰甯  
令受甯令者華言大王也其後又納沒臧訛唃之妹  
生諒祚而愛之甯令受之母恚忌欲除沒臧氏授戈  
於甯令受使圖之甯令受間入元昊之室卒與元昊

遇遂刺之不殊而走諸大佐沒臧訛唃輩仆甯令受  
梟之明日元昊死立諒祚而舅訛唃相之有梁氏者  
其先中國人爲訛唃子婦諒祚私焉日視事於國夜  
則從諸沒臧氏訛唃懟甚謀伏甲梁氏之宮須其入  
而殺之梁氏私以告諒祚乃使召訛唃執於內室沒  
臧彊宗也子弟族人在外者八十餘人悉誅之夷其  
宗以梁氏爲妻又命其弟乞埋爲家相許其世襲諒  
祚兇忍好爲亂治平中遂舉兵犯慶州大順城諒祚  
乘駱馬張黃屋自出督戰牌者曠弩射之中乃解圍  
去創甚馳入一佛祠有牧牛兒不得出懼伏佛座下

見其脫鞞血漉於踝使人裹創舁載而去至其國死  
子秉常立而梁氏自主國事梁乞埋死其子移逋繼  
之謂之沒甯令沒甯令者華言天大王也秉常之世  
執國政者有寇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於軍事以  
不附諸梁遷下治而死者三人移逋以世襲居長  
其次曰都羅馬尾又次曰關萌訛略知書私侍梁氏  
移逋萌訛皆以昵倖進唯馬尾麤有戰功然皆庸才  
秉常荒孱梁氏自主兵不以屬其子秉常不得志素  
慕中國有李青者本秦人亡虜中秉常昵之因說秉  
常以河南歸朝廷其謀洩青爲梁氏所誅而秉常廢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曩霄凡七娶一曰米母氏舅  
女也生一子以貌類他人殺之二曰索氏始曩霄攻  
貓牛城傳者以爲戰歿索氏喜日調音樂及曩霄還  
懼而自殺三曰都羅氏早死四曰咩迷氏生子阿理  
謀殺曩霄爲臥香乞所告沈於河殺咩迷氏於王亭  
鎮五曰野利氏遇乞從女也頗長有智謀曩霄畏之  
戴金起雲冠令他人不得冠生三子曰寧明喜方術  
從道士路修篁學辟穀氣忤而死次甯令哥曩霄以  
貌類已特愛之以爲太子次薛埋早死後復納沒移  
皆山女營天都山以居之野利之族宣言吾女嫁二

十年止故居而得沒移女乃爲修內曩霄怒會有告  
遇乞兄弟謀以甯令哥娶婦之夕作亂曩霄遂族遇  
乞剛浪凌城逋等三家旣而野利氏訴我兄弟無罪  
見殺曩霄悔恨下令訪遺口得遇乞妻閤於三香家  
復與之私通野利氏覺之不忍誅遇乞妻乃出爲尼  
號沒藏大師六曰耶律氏七曰沒移氏初欲納爲甯  
令哥妻曩霄見其美自取之號爲新皇后甯令哥憤  
而殺曩霄不死劓其鼻而去匿黃蘆訛厖家爲訛厖  
所殺曩霄遂因鼻創死年四十六沒藏氏初爲尼寓  
於僞興州之戒壇院旣娠而曩霄死曩霄遺言立從

弟委哥甯令其大酋悞移賞都埋移香熱嵬浪布野  
也浪囉囉與沒藏訛厖議所立沒藏大族也訛厖爲  
之長衆欲如遺言立委哥甯令訛厖弗許曰委哥甯  
令非先王子安得有國夏自祖考以來父死子繼今  
沒藏尼娠先王之遺腹幸而生子則可以嗣先王矣  
誰敢不服衆曰然遂立沒藏氏僞號太后曩霄旣死  
三月諒祚生以毛惟昌高懷正之妻更乳之而政在  
沒藏氏惟昌懷正皆漢人本遇乞帳下故親待之已  
而懷正貸銀夏人惟昌竊衣曩霄所與盤龍服皆爲  
訛厖所殺

鷲案曩霄爲子甯令哥所殺始末沈括與李燾所述不同當以燾爲正

九朝編年備要曰曩霄旣死而諒祚生諒祚母沒藏氏旣通李守貴又通保細吃多已守貴怒并殺之訛厖族守貴後以女妻諒祚諒祚益長而驕心思沒藏訛厖專且通訛厖子妻梁氏梁氏密告訛厖將叛諒祚乃與左右舉兵誅訛厖滅其族殺妻沒藏氏而以梁氏忠於己因以爲妻諒祚性狂佻無常時過會豪大家輒私其婦女會豪多怨納叛人景詢親而用之以爲樞密使棄蕃禮用漢制○康譽之昨夢錄曰西

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製弓極佳尤且健勁其近弣黑者謂之後醮近弣及弣俱黑而弓面黃者謂之玉腰夏人常雜犀角以市人莫有知者○莊綽雞肋編曰西夏興州出良弓中國購得之每張數百千○太平老人袖中錦曰契丹鞍夏國劔高麗祕色皆爲天下第一他處雖效之終不及



遼史拾遺卷二十二

遼史拾遺卷二十三

錢塘厲 鶚太鴻撰

國語解第四十六

太祖紀

耶律氏 蕭氏

文昌雜錄曰余嘗見樞密都承旨張誠一說昔年使北虜因問耶律蕭姓所起彼人云昔天皇王問大臣云自古帝王英武為誰耶其大臣對曰莫如漢高祖又問將相勳臣孰為優對以蕭何天皇王遂姓耶律氏譯云劉也其后亦錫姓蕭氏歐陽少師作五代史

乃曰天皇王阿保機以所居橫帳地名爲姓○世里  
世里譯者謂耶律昔蕭翰爲契丹大族其號阿鉢本  
無姓氏李崧爲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姓蕭二者不知  
孰是也○契丹國志曰契丹部族本無姓氏惟各以  
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機變家爲國  
始以王族號爲橫帳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  
世里者上京東二百里地名也復賜后族姓曰蕭氏  
蕃法王族惟與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  
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與諸部族  
之人通婚或諸部族彼此相婚嫁不拘此限故北蕃

惟耶律蕭氏二姓也

奚霫

舊唐書曰霫匈奴之別種也居於潢水北亦鮮卑之  
故地其國在京師東北五千里東接靺鞨西至突厥  
南至契丹北與烏羅渾接地周二千里四面有山環  
繞其境人多善射獵好以赤皮爲衣緣婦人貴銅釧  
衣襟上下懸小銅鈴風俗略與契丹同有都倫紇斤  
部落四萬戶勝兵萬餘人

君基太乙神

夢溪筆談曰十神太一一曰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

遠東抄遺 卷二十三  
日天一太一四曰地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  
太一七曰民基太一八曰大遊太一九曰九氣太一  
十曰十神太一惟太一最尊更無別名止謂之太一  
三年一移後人以其別無名遂對大遊而謂之小遊  
太一此出於後人誤加之京師東西太一宮正殿祠  
五福而太一乃在廊廡甚爲失序熙寧中初營中太  
一宮下太史考定神位予時領太史預其議論今前  
殿祠五福而太一別爲後殿各全其尊深爲得體然  
君基臣基民基避唐玄宗諱改爲基至今仍襲舊名  
未曾改正○玉海曰天寶二載十月十六日術士蘇

嘉慶上言請於京城置九宮壇壇一成三尺四陞其  
上依位置小壇高尺五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  
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  
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數爲中戴九  
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上六八爲下符於遁甲此九  
宮定位也每歲祭以四孟位隨歲改謂之行基自乾  
元後止依本位遂不飛易○又曰黃帝九宮經隋志一  
卷又三卷行基經三卷鄭元注房氏行基法一卷○章  
俊卿山堂考索曰漢立太一祠卽甘泉泰畤也唐謂  
之太清紫極宮宋謂之太一宮○日知錄曰史記天

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爲太一常居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此太一祠之所自起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元注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坤宮又自此而震宮既又自此而巽宮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乾宮自此而兌宮自此而艮宮自此而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

坎宮終於離宮也宋朝九重太一之祠以太一飛在九宮每四十餘年而一徙所臨之地則兵疫不興水旱不作在太平興國中太宗立祠於東南郊而祀之則謂之東太一在天聖中仁宗立祠於西南郊而祀之則謂之西太一在熙寧中神宗建集福宮而祀之則謂之中太一

鶚案君基太一神沈括以爲避唐諱改爲基然漢時已有行基飛基之說又似不因避諱而改矣鄭氏太一下行九宮之說卽所云行基也

太宗紀

林牙

嘉祐雜志曰冀州城南張耳墓在送客亭邊戎使林牙者猶翰林學士問知州王仲平告之不知張耳何代人大使耶律防謝曰契丹家翰林學士名目而已

世宗穆宗紀

葉格戲

南部新書曰李邵爲賀牧與妓人葉茂蓮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咸通以來天下尚之○歸田錄曰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

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邵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爲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焦竑國史經籍志曰徧金葉子格一卷新定徧金葉子格一卷擊蒙小葉子格一卷

李後主  
妃周氏

小葉子

例一卷

天祚紀

頭魚宴

演繁露曰燕北雜錄載契丹興宗重熙年間衣制儀衛打圍射鹿鉤魚事於景祐五年十月撰進不書撰

人姓名而著其所從聞曰思鄉人武珪在虜十餘年以善歌隸帳下故能習虜事詳悉凡其所錄皆珪語也達魯河鉤牛魚虜中盛禮意慕中國賞花釣魚然非釣也鉤也此所紀於虜爲道宗清寧四年其甲子則戊戌五月也達魯河東與海接歲正月方凍至四月而泮其鉤是魚也虜主與其母皆設帳冰上先使人於河上下十里間以毛網截魚令不得散逸又從而驅之使集虜帳其牀前預開冰竅四名爲冰眼中眼透水旁三眼環之不透第斲減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魚而透者將以施鉤也魚雖水中之物若久閉

於冰遇可出水之處亦必伸首吐氣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魚而薄不透水者將以伺眎也魚之將至伺者以告虜主卽遂於斲透眼中用繩鉤擲之無不中者旣中遂縱繩令去久魚倦卽曳繩出之謂之得頭魚頭魚旣得遂相與出冰帳於別帳作樂上壽○周必大二老堂雜志曰贊寧物類相感志引博物志云東海有牛魚其形似牛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退則毛伏今東牟有海牛島其牛無角足似龜長丈餘尾若鮎云

鶚案王易燕北錄云牛魚卽鱒之大者程大昌又

遼史抄遺 卷二十三  
以為牛魚似牛形蓋祖贊寧之說其實非也

營衛志

鶻案遼史目錄本紀後志首營衛次兵衛次地理  
次歷象次百官次禮次樂次儀衛次食貨次刑法  
表首世表次皇子次公主次皇族次外戚次遊幸  
次部族次屬國以下列傳今國語解帝紀下卽次  
以禮樂志以及百官營衛地理儀衛兵衛食貨刑  
法表次世表於皇子之下列傳中又分諸功臣傳  
先後錯雜無倫與目錄迴殊今采陳士元諸史夷  
語有可補正者附著於卷

耶魯盃

鶻案此條史誤在奪里本下

奪里本

鶻案此條史誤在國阿輦下耶魯盃前

監母

鶻案此條史誤在赤實得本下

孤穩

鶻案此條史誤在女古下

女古

鶻案此條史誤在孤穩上

窩篤盃

鶻案此條史誤在孤穩下

阿思

陳士元諸史夷語曰阿思者華言寬大也阿思一作

阿斯又作阿廝

鶻案此條史作阿斯寬大誤作實大

赤實得本

鶻案此條史誤作得失得本

墮瑰

諸史夷語曰奚酋胡損門名墮瑰太祖滅奚因其門

名置為墮瑰部

鶻案此條在營衛志奚王部史更載於地理志誤

兵衛志

屬珊

諸史夷語曰應天皇后從太祖征討所俘人戶有技

藝者置之帳下為屬珊蓋比珊瑚之寶云

鶻案史文所俘人戶有下缺四字今補全又屬珊

軍在兵衛志史更移之地理志誤

禮樂志

鶻案史禮志下次樂志國語解合為一宜依史分



列

勘箭

夢溪筆談曰大駕鹵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  
牡謂之雄牡箭牝謂之闢仗箭本胡法也熙寧中罷  
之

忡里尉

燕北雜記曰二月一日番中蕭姓者請耶律姓者於  
本家筵席番中呼此節為瞎里尉六月十八日耶律  
姓卻請蕭姓者亦名瞎里尉

卓帳

宣和畫譜曰胡瓌有平遠番部卓歇圖二毳幕卓歇

圖一

儀衛志

果下馬

范曄後漢書曰濊貊屬樂浪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  
可於果樹下行○徐堅初學記曰濊國出果下馬漢  
時獻之高三尺

世表

蠕蠕

魏收魏書曰蠕蠕東胡之苗裔也姓郁久闔氏始神

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為字木骨閭既壯免奴為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純突鄰部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眾自號柔然世祖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為蠕蠕

諸功臣傳

鶚案史無功臣傳之目國語解功臣二字無據當作列傳

龍錫金佩

諸史夷語曰太祖從兄鐸骨札以本帳下蛇鳴命知蛇語者神速姑解之知蛇謂穴旁有金鐸骨札掘之乃得金以為帶名龍錫金

鶚案史文穴旁下闕八字今補全

楸犀

周密雲煙過眼錄曰伯幾云骨楸犀乃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葉森於延祐庚申得骨楸犀刀櫛二來看其花紋如今市中所賣糖餅或有白點以手摩之作巖桂香若摩之無香者偽物也○劉郁西使記

曰骨篤犀大蛇之角也解諸毒○慎懋官華夷鳥獸考曰骨咄犀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蓋以毒攻毒也故曰蠱毒犀唐書有古都國必其所產今人譌為骨咄耳

堂印

劉攽漢官儀曰博采堂印又曰金印紫綬

堂帖

夢溪筆談曰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帖子曾見唐人堂帖宰相簽押格如今之堂劄子也

遼史拾遺卷二十三

遼史拾遺卷二十四

錢塘厲 鶚太鴻撰

國語解補

鶚案遼史國語解亦有不專為國語者如君基太乙神葉格戲果下馬堂印堂帖之類余於史文所有而注未詳者列於前史文所未有今補者列於後國語之外風俗物產皆綴緝焉

貍狸

夢溪筆談曰刁約使契丹為北語詩云押燕移離畢移離畢官名如中國執政官看房賀跋支賀跋支如執衣防閣餞行三匹裂

匹裂小木罽以色綾木為之加黃漆為珍膳味如狔子而脆密賜十貔狸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狄人為珍膳味如狔子而脆○畫墁錄曰虜歲使正旦生辰馳至京

見畢密賜大使一千五百兩副使一千三百兩中金也南使至北虜帳前見畢亦密賜羊羝十枚毗黎邦十頭毗黎邦大鼠也契丹上供物善糜物如豬貓若以一鬻置十斤肉鼎卽時糜爛臣下不敢畜惟以賜南使紹聖初備員北使亦蒙此賜余得之卽縱諸田館伴大駭亟求不見乃曰柰何以此縱之唯上意禮厚南使方有一枚本國歲課其方更無租徭唯此採捕十數以擬上供一則以待南使也如帳前問之某

等皆被責今已四散收捕因辭以不殺無用自爾直至還界無日不嗟惜之○齊東野語曰澠水燕談載契丹國產大鼠曰毗狸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國王之膳陸氏舊聞云狀類大鼠極肥膾甚畏日為隙光所射輒死亦竹獐獾狸之類耳近世乃不聞有此扣之北客亦多不知何耶

赦例郎君

王鞏甲申雜記曰大遼謂天使為赦例郎君依赦例日行五百里也

曜辣

嘉祐雜志曰契丹謂圭為曜辣

笄卻日

南部新書曰盧文進幽州人也至江南李氏封范陽王嘗云陷契丹中屢入絕塞正晝方獵忽天色晦黑衆星燦然問蕃人云所謂笄卻日也以此為常頃之乃明方午也

設罷

中山詩話曰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虜主曰卿能道我為卿飲靖舉日夜筵設罷盛侈

臣拜洗

受賜

兩朝厥荷

通好

情感勤

厚重

微臣雅魯

拜舞

祝若

統

福祐

聖壽鐵擺

嵩高

俱可忒

無極

虜主大笑遂為醕觴

提烈

燕北雜記曰契丹呼種田為提烈

治夔離

燕北錄曰戎主太后噉噴時但是近位蕃漢臣僚等并齊道治夔離漢語萬歲也

十里鼻

燕北雜記曰北界漢兒多為契丹凌辱罵作十里鼻十里鼻奴婢也

抄離回

燕北雜記曰臘月戎裝飲酒呼為抄離回抄離是戰回是時

捏骨地

契丹國志曰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著地以手動為節數止於三彼言捏骨地者即跪也

倍其不離鼓

燕北雜記曰戎主別有鼓十六面發更時播動至二點住三更再播呼為倍其不離鼓是驚鬼

省事三

清異錄曰北戎蓮實狀長少味出藕頗佳然止三孔用漢語轉譯其名曰省事三

喫雀 坤不克

燕北錄曰戎主及契丹臣庶每聞霹靂聲各相鉤中指口作喫雀聲以為禳厭戎主及契丹臣庶等如見旋風時便合眼用鞭子空中打四十九下口道坤不克七聲漢語魂風也以為禳厭

萋珍思

燕北錄曰凡兵馬應是漢兵多以得勝及必勝二字為號諸蕃兵以萋珍思三字為號漢語熊虎二字也

早金花 青囊花

陷北記曰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於此其水泉清冷草輒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早金大如掌金色爍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

賜枴

五代史曰漢高祖封北平王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為兒賜以木枴一木枴虜法貴之如中國几杖非優大臣不可得峻持枴歸虜人望之皆避道

佛裝 細孃

使遼錄曰婦人以黃物塗面如金謂之佛裝○雞肋編曰燕山倡妓皆以子為名若香子花子之類無寒暑必繫絲帶其良家仕族女子皆髡首許嫁方畱髮冬月以枯蕒塗面謂之佛裝但加傅而不洗至春煖方滌去久不為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嚴繩孫西神脞說曰遼時婦人有顏色者目為細孃面塗黃謂之佛裝宋彭汝礪詩有女天天稱細孃眞珠絡臂面塗黃南人見怪疑為瘴墨吏矜誇是佛裝是也

鐵腳草



王氏談錄曰契丹中有鐵腳草采取陰乾投之沸湯中頃之莖葉舒卷如生

鶻里回

燕北錄曰正月十三日放國人作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行遣北呼爲鶻里回漢人譯云鶻里是偷回是時也

稱小人

錢世昭錢氏私誌曰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右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卽稱小人中人以

下卽稱我家每日到漏舍誦天童經數十徧其聲朗朗然且云對天童說話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皆改爲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爲小人誦畢贊歎云這天童極靈聖王少師云若無靈聖如何持得許多小人

牛馬熟

東齋紀事曰契丹使者蕭慶言達怛人不粒食家養牝牛馬飲其乳亦不食其肉腸如筋雖中箭不死又言契丹牛馬有熟時一如南朝養蠶也有雪而露出



通史拾遺 卷二十四  
草一寸許此時牛馬大熟若無雪或雪沒草則不熟  
獨子青

清異錄曰遼東一處有瓜若澆沃則以酒代水實成  
破爲十段每段中止有一子而長數寸食一顆可作  
十日糧國人珍之名獨子青

轉蓬

陳長方步里客談曰古人多用轉蓬竟不知何物外  
祖林公使遼見蓬花枝葉相屬團圓在地遇風卽轉  
問之云轉蓬也

花宴烏熊皮

鐵圍山叢談曰李丞相士美在北門與吾同班綴嘗  
言將聘大遼赴其花宴時戎主坐御牀上後有烏熊  
皮蒙一物頗高大久而似疲則以身倚之意其如古  
設展狀耳俄於烏皮間時露一二人手足則罔測其  
故也及日晏時乃見數番小兒在其中李爲吾言每  
哂之吾卽答曰此乃鮮卑之舊俗如高歡立孝武皇  
帝以黑氍蒙七人拜其上而歡居其一殆亦是類乎  
銀貂○駝鹿

嘉祐雜志曰虜使云青貂穴死牛腹掩取之紫貂升  
木射取之黃色乃其老者銀貂最貴契丹主服之又

云駝鹿重三百斤效其聲致之茸如茄者切食之又云大寒之毒如中湯火著人皮膚成紫炮

冰梨

文昌雜錄曰余奉使北遼至松子嶺舊例互置酒三行時方窮臘坐上有北京壓沙梨冰凍不可食接伴使耶律筠取冷水浸良久冰皆外結已而敲去梨已融釋自爾凡所攜柑橘之類皆用此法味卽如故也南征馬

謀夏錄曰契丹馬三萬餘匹歲收於雄霸滄州兩界之間謂之南征馬意欲誇示中國實備燕雲緩急之

用

羅草

蘇頌魏公集曰北人以百騎飛放謂之羅草終日才獲兔數枚頗有媿色顧謂余曰道次小圍不足觀常時千人已上爲大圍則所獲甚多其樂無涯也

車渡

使遼錄曰過盧溝河伴使云恐乘輜危莫若車渡極安且可速濟南人不曉其法

兜玄國

使遼錄曰契丹上京曾有人見二青衣駕赤犢車出

其中別有天地花木繁茂云此兜玄國也

奚車朝馬

詩話總龜曰吳長文使虜詩云奚車一牛駕朝馬兩人騎

冰實羊腸

嘉祐雜志曰北虜冰實羊腸文州羌取蛇韜首繞頭上治上熱

食肉去皮

王銍國老談苑曰滕涉以戶部副使聘北朝主客謂涉曰南朝食肉何故不去皮涉曰本朝出產絲蠶故

肉不去皮耳

九月薦瓜

國老談苑曰趙世長以宗正卿北使時九月既宴薦瓜主客舉謂世長曰此方氣候誠早彼想未也世長對曰本朝來歲季夏此味方盛

陽岳鎮造墨

蘇軾東坡全集曰雲庵有墨銘云陽岳鎮造云是北虜墨陸子履奉使得之者

攜壺

呂大臨考古圖曰攜壺得於京師高八寸有半深七

寸有半徑寸有三分容二升二合無銘識李氏錄云  
吏部蘇尚書子容頃使虜中於帳中親見之

鷹背狗

永平府志曰鷹而生犬遼史以之紀異凡北方阜鵬  
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較其多寡如一巢  
而三卵者置卒守護日視之及其成殼一乃狗耳取  
飼以進於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尾上多毛羽數莖  
而已田獵鵬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速名曰鷹背  
狗

呵膠

陳繼儒真珠船曰呵膠出虜中可以羽箭又宜婦人  
貼花鈿呵噓隨融故謂之呵膠劉貢父有和陸子履  
詩云此膠出從遼水魚白羽補綴隨呵噓

魚形面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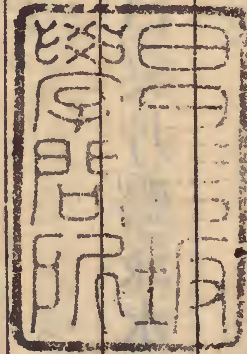
嘉祐雜志曰契丹鴨淥水牛魚鰾製為魚形贈遺婦  
人貼面花

蓬子臙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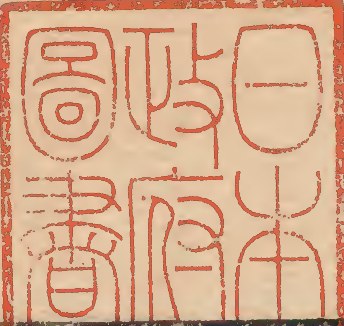
燕北錄曰契丹婦人產時望日番拜八日候入帳內  
以手帕抹卻契丹晉人眼抱婦人曾臥甘草苗若生  
男兒其夫面塗蓬子臙脂

其蓬子八月收以麤布絞  
汁用時以布浸水塗頭面

番婦人亦常時用作妝飾或生女時面塗突墨產母服黑豆湯調鹽番言用此二物塗面時宜男女貧者不用此儀



遼史拾遺卷二十四



元修宋遼金三史遼史最略厲徵君仿裴松之注三國志例輯遼史拾遺二十四卷博采旁搜有注有補徵引書籍三百餘種耶律氏遺聞墜典粲然大備余家舊藏寫本為朱朗齋先生手錄辛巳長夏與同年友王君學增檢閱羣書詳加參校字句脫誤悉為增訂付之剞劂閱一五月而畢杭堇浦太史道古堂詩注稱徵君是書期與太史金史補闕竝刊今金史補闕罕有傳本儻藏書家不靳見示俾得合刊竝傳庶幾以成兩先生未竟之志乎道光壬午秋七月里後學汪遠孫謹識

天保十酉

